

浅析《陪衬人》的语言张力

李 玉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成都 610066

摘要: 乔姆斯基语言论认为,文学语言的深层结构比日常语言的深层结构丰富得多,左拉的《陪衬人》讲述了“具有独创精神的工业家”杜朗多开办“陪衬人”代办所的故事。其作文短篇小说的代表,结构简答,但在阅读中能发现杜朗多创办代办所的一系列流程的商业形式的特殊化的现象以及其隐藏的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非形式下的“物化”一切的本质,语言张力存在于有限的形式和非形式的丰富之间,趋向于一个无限的韵味。

关键词: 语言;陪衬人;张力

张力包括对文本语言、小说结构、情节和角色在内的一种独特力量。正如梵·康纳所说:“张力存在于……节奏之间,节奏的形式与非形式之间;个别与一般之间;具体与抽象之间”。文学张力如水存在于《陪衬人》之中,缓慢而又不容忽视地流动着,在文本节奏的相互形成中表现出独特的魅力。本文试从语言方面展开对《陪衬人》的文本文学的张力分析,以描写文本内部层次的含义与审美意蕴。

一、所指与能指的组合

在索绪尔的语言学概念中,能指和所指是语言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能指是指符号的物质形式,由声音一形象两部分构成。所指是这样的声音-形象在社会的约定俗成中被分配与某种概念的联想。文学作品之所以引人入胜,令人回味无穷,主要是因为所指的丰富深邃所辐射出的无限联想空间。特别是在小说当中,人物作为能指的存在,充分发挥着其所指的强大功能。在小说中,能指基本上算是故事的“筌”,只是通往故事的桥,所指才是根本。在《陪衬人》中出现了多个能指符号,即“杜朗多”、“贵妇人”、“陪衬人”、“掮客”以及“代办所”等。

1. 百万富翁杜朗多

最先出现在小说中的是“杜朗多”,他是小说发展最为重要的存在,他作为故事线索贯穿全文。他的能指是一个百万富翁,具有独创精神的工业家,而今萌生出新型商业模式:他颇费周章地筹组代办所的计划,招募陪衬人的困难曲折、开张后代办所顾客盈门。看似一个简单的商人创业,背后的所指蕴含丰富。

杜朗多拥有多重身份,既是百万富翁,又是工业家,现在还做上了商人。在社会背景巴黎中,他其实指的就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着社会财富与地位的上层阶

级,不仅本身拥有丰厚的社会财富与资源,而且还不满足,仍想进一步从社会人民中进行剥削,压榨剩余价值,获得超额价值,拥有更多物质财富,提升社会地位。比如在杜朗多的事前准备时“杜朗多回到家里深思熟虑。他策划的这场商业攻势,需要决定的巧妙,他可不愿卷到那种成则一鸣惊人、败则貽笑大方的事业中去冒险。”在叙述者的叙述中,杜朗多没有直接的语言对话,主要平铺直叙揭露他的内心活动,一个性格精明谨慎的商人形象跃然于纸上,紧接着在招募丑女的时候写道“他身穿黄色睡衣,头戴黑缎子圆帽,四肢舒展地坐在安乐椅中。……身体后仰着,眨眼示意,象个业余爱好者一样,做出各种各样表示满意或者不满意的神态。他慢吞吞地盯住一个人看……他甚至站起来,摸摸头发,看看脸蛋……满意地搓搓手,”对杜朗多的动作描写,短短几句展现出了他资产阶级商人的派头、装腔作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不过他这几个瞬时动作构成了丑姑娘的悲剧纽结:人本该是平等交往,你来我往,结果在杜朗多的一举一动中,社会上的丑女们成为了他眼中待价而沽的商品,不断地被审视着合格与否。在当时社会仅仅只是因为丑女处于社会下层,为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便被如此利用压榨。叙述者用杜朗多这样一个具体的商人,无形的指出在社会上还有无数的丑女们也在经历着这样的不平等对待,与开头“巴黎什么都有出售:傻丫头和巧姑娘,谎言和真话,眼泪和微笑。”的相呼应,指出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被“物化”,以金钱衡量,表现了社会的黑暗。形象的说明了杜朗多的存在形式是看似合理的商业行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业资本家贪婪无度,以各种卑劣手段来谋取价值,无形地揭露了上层资产阶人们对下层人士的剥削,在商品繁华的背后,表现出了非形式下的人与人的金钱

关系。

2.相互依存的“贵妇人”和“陪衬人”

“贵妇人”和“陪衬人”二者的存在相互依存，对立统一。其能指分别是杜朗多的“顾客”与“饰品”。她们都是一种被杜朗多作为商人所需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存在。这是其相互依存的一面。对立统一说的是“贵妇人”和“陪衬人”本是不相容的存在。她们在文中都是以具体的某一个人物而存在，没有具体人名的她们以多次个体不断地出现，其所指的是不同的社会群体的一般性的存在。

“贵妇人”会出现在杜朗多眼中并从中找到商机是因为她的能指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名气有资本，过着奢侈放纵生活的上层人士。这类人不愁吃穿，每天都在想着如何让自己的生活更加有趣，不断满足着自己精神生活。所以“贵妇人”是名噪巴黎，极需要装饰其美貌。与之对立的是“陪衬人”，她们的能指与“贵妇人”恰恰相反，她们是要么挨饿、要么卖身的绝境，巴不得能找个正当职业以自救。对应的所指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为生存而发愁的底层人士，无心玩乐，整日为活下去而焦灼，不断地在这个社会上寻找生存方法。所以就其所指来说，“贵妇人”是高高在上的上层阶级，“陪衬人”是低如尘埃的下层阶级，二者是作为对立的存在，本不该有交际，但有代办所，在白天二者形影相随，在那时统一在一起，她们穿着华丽。流连于各个风流场，以步代车，宴饮于名家菜馆，在剧院里消磨，彼此以“你”相称。所以说二者对立统一，以这样的形式更加深刻地表现出“贵妇人”和“陪衬人”之间的能指张力。本该无所交际但又出现在一起，表面看上去谈笑风生，宴饮游乐，实际上不平等关系的存在。“贵妇人”视“陪衬人”为奴隶，对她们冷酷无情。因此，陪衬人才会有白天在大庭广众间强装愉快的欢笑和夜晚独自一人难掩悲伤的哭泣。两类人的出现，一类为名，一类为利，两相对比下以小说中陪衬人指出生活贫困的下层人士们沦为奴隶，出卖人格的悲惨遭遇揭露资本中的人与人金钱社会。

3.见证者“掮客”

再说不可忽视的“掮客”们，他们在杜朗多寻找丑女的困境中出现，帮助杜朗多完成任务，促使代办所的顺利开张。能指是那些嗅觉灵敏的人，根据对象的性格进而处境对症下药。其所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催生的产物，他们推动其发展的人。这类人平时不见踪迹，但只要资本需要马上就能出现，巧舌如簧，下作无耻，不折手段的完成资本的任务。这一类人是资本最好的体

现，他们在社会中地位不高也不低，只为追逐利益，只要自己有所获，便是作为报答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丰富了小说中的社会人物形象，表现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即使有着各个阶层，但无一例外都是资本的产物，展现出看整个社会的扭曲。

4.无处不在的“代办所”

最后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代办所”，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是依附着代办所的存在而陆续出现，是小说的关键，贯穿始终。其能指是一个商业场所，在这里进行着买卖交易，只是不同的是在这里，杜朗多把人们称之为“丑”的这种迄今一直都是死的物质纳入商品流通。看似合理的能指背后的所指实则是集资本主义各种弊端的大成。表现的是社会的文明史阴暗的一面，整个社会的堕落。“代办所”把人当作物品，待价而沽，甚至是在广告上也直接将人当作饰品在大肆宣传，遍布大街小巷，这是对陪衬人作为人来说，不仅是行动上也是心理上的羞辱，稍微有良知的人，看到代办所这样的怪物，都应嗤之以鼻，但在当时的特定社会里，社会不仅不予以谴责非难，却欢迎之拥戴之，生意兴隆，门庭若市。代办所的存在仿佛情理之中，正常无比，不为社会谴责，不为道德制裁，完全顺乎“平常”的天理，通乎“自由”的人情，合乎“文明”的逻辑，借代办所的具体存在，抽象的表达了资本主义社会下对人的残害，人们价值观的扭曲，叙述者在最后以“当然，一个痛苦的灵魂于进步是无伤大雅的！人类在前进。未来将对杜朗多感谢不尽，因为他把迄今一直是死的商品投入贸易，因为他发明了一种装饰品，给爱情提供了方便。”用反讽的手法强烈的表达量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嘲讽。

二、言语符号在语言系统中运行

乔纳森·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中说过：“语言学并不仅仅是激发灵感的动力和源泉，而是一种将结构注意原本各行其是的种种设想统一在一起的方法的模式。”即在语言学里，符号作为言语是在社会这个语言系统中运行，并可以得到语法认可与说明的，那么依照这个思路，在小说的分析中可以把小说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发展的故事情节，可以大致看做是社会生活的系统，即语言；人物则可以看做是符号，在这个系统中运行，并产生意义得到认定。当然这个系统是由各种关系和对立构成的，其中存在着叙事语法，也就是系统地记录和说明普遍规则的符号和程序。“杜朗多”与其他人物构成多组符号系统，小说呈现出辐射状的多

种人物关系，展现出了社会立体面貌。

代办所的开办是语言系统，在小说的叙述中客体世界是巴黎。历史悠久的巴黎社会有其发展、运行规则。杜朗多正是这一规则下的体现，他按照社会所接受的生存原则展开商业活动，并且找到了出卖丑这一独特的经营模式，符合资本主义出卖一切的社会语法，进而召唤出掮客、贵妇人、陪衬人等，推动者故事情节的完善，不断地向前发展。所以叙述者说“今天，我只想叙述代办所的创举，以使杜朗多的大名流芳后世。这样的人，历史上。理应有其显要地位。”正是在说杜朗多处资本主义扭曲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语法运行之中，所以才会在历史上留名。

在整个广阔的历史长河中，《陪衬人》将对资本的追求集中在这个杜朗多身上，这种时空的巨大差异中体现的是时空的张力，也是叙述者借杜朗多表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李静.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张力探讨[J].文学教育(中).2013(01):67

[2]张灯.绝妙而深刻——介绍《陪衬人》[J].山花.1979(02):68-69

[3]赵雪莹.不同时代的女性悲歌——论《上阳白发人》和《陪衬人》的人本意识[J].洛阳大学学报.2005(03)